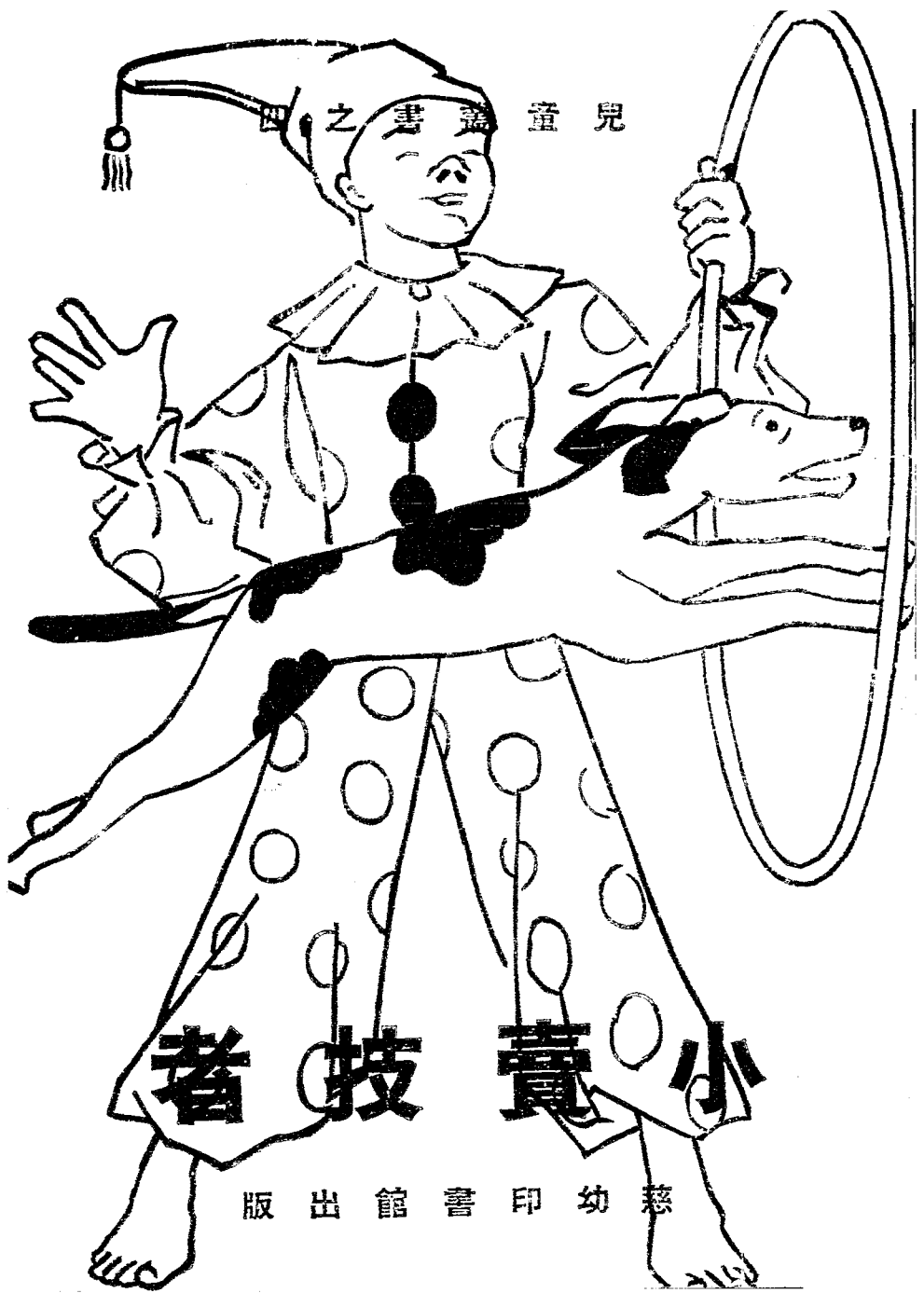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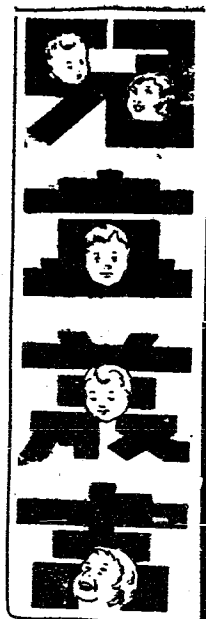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兒童書之圖

小賣技者

慈幼印書館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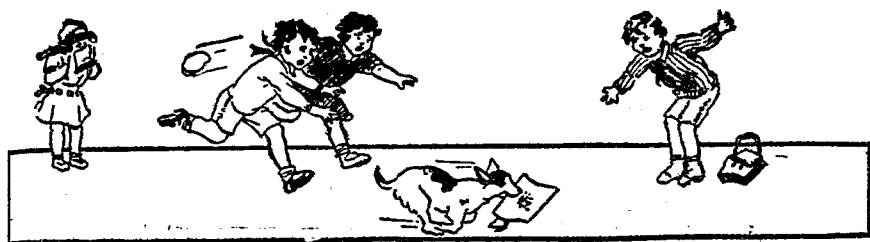
編主運熊盛

小賣技者

天順葉者作

4

版出館書印幼慈



小朋友們：

我已是你們所有的了，願你們好好地看待我，保存我，不要糟塌我。

用心讀我，把我的一切介紹給你們的兄弟，姊妹；因為我的所有，對於你們都是有益的，我可以使你們的童年過度得更快活，更滿足！

你們的朋友

小賣技者





小賣技者

一個八月的晌午，火傘高漲，暑氣熏人，在一條又濶又多塵埃，從大鎮通到鐵道兩旁的鄉村裡去的路上，沒有車馬，也沒有行人，雀兒、燕子都躲到樹林裡，只有些唱老腔的蟬兒在不斷的叫着。

鳴的一聲，火車遠遠地嚮着汽笛，車站裡的執旗工人，正想關閉了人行道的鐵柵，瞥見

兩個人辛辛苦苦地跑來，一個是滿頭皺紋，顯着疲倦神態的老頭兒，另一個是十二歲左右的孩子，又瘦又黃，背着一隻破舊不堪的皮袋，還有一隻大黑狗跟着他們。這黑狗雖說滿身污穢，但是牠的兩眼非常活潑靈敏，拖着一輛小車子，滿裝着小鐵環、小銅鑼鼓呀、繩呀、小橈子呀，還有種種的玩具，——爲賺一點錢來養活他們三條生命的工具。那老頭兒看來很疲乏，右手扶着杖，左手按着那孩子的肩，歪歪倒倒的勉強向前走。

走到一個拐角，對面便是方丹納伯爵的別墅，他們便停下來。那可憐的老頭兒疲倦得立足不住，左手重重的壓在孩子的肩上，右手一鬆，丟了拐杖，身體便向地倒下來，那孩子用盡平生之力，扶住他慢慢倒在地上，跪在他的身旁，哭着說：「祖父呀！祖父呀！」

狗也伏在地上，伸出那紅的舌，一面嗅老頭兒的手，一面吠着，好像懂得主人的遇難似的。老頭兒的面色好像灰土，額上流着冷汗，雙眼無光，氣息奄奄，只有兩唇還微微在動着，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。孩子低下頭，把耳朵挨近他的口，方纔聽得一句『很渴呀！』便從破袋裡拿出小壺給他飲水。

那時候，一匹小白馬拖着一輪車子跑過來。原來是近村的醫生看病回來；他不停的揚着馬鞭，警告行人讓路。孩子看見了，便高舉着手，喊求停車，黑狗也狂吠起來，好像叫過路的人注意，果然，那醫生勒住了馬，跳下車來。

醫生一看，便知那老頭兒已是無藥可救的了。便從衣袋裡拿出一隻小瓶子，放些藥在病人的鼻孔裡，然後把他抱起來，輕輕放在

車上，再給那悲哭着的孩子說：『這裡沒有空位，我帶你的祖父到我屋裡去，你隨後跑來罷！那右邊第三間便是我的房子，你向路人間醫生的屋就是了。』說罷，揚鞭馳馬去了，孩子和狗在後面遠遠地追着。

可憐的孩子拚命跑，無奈雙腿只是發抖，心頭跳得厲害，快要支持不住了。跑了好久，方纔到了村裡，便向右邊一、二、三的數到第三間房子，找着醫生的宅子。祖父或許在這房子裡快要斷氣了。孩子想到這裡，不禁熱淚交流，於是挨近門邊，掩面大哭起來，那狗也汪汪的叫個不停。他進村的時候，便有幾個小孩子跟着他，這時正想向他問來歷；忽然門開了，走出一位老太太來，滿月似的面容，頭頂上覆着雪白的頭髮，兩眼閃閃有光，帶着慈祥的神態；

她向孩子和善地看了一眼，隨後伸手去拉他，說：『好孩子，進來罷，你的祖父在裡面等着你哩！』

她是醫生的母親安琪蘭太太，她這番甘飴的話，深深感動了孩子的心。他抬頭看看她，便拭着眼淚隨着她進去了。只見他的祖父躺在一張白布床上，閉着眼；他便跪在床邊，吻了他的手；老祖父張眼一望，認得是他的孫兒，便上氣接不着下氣似地，給他說了最後的幾句話：

『伯斯該多，你父親的……那些信……在我的……衣袋裡……你該時……常……有志氣……』他的聲音忽然斷了，只有雙眼依依不捨地望着孩子；一會兒，眼閉了，口也合了。安太太想拉開孩子，但他緊緊靠住那白床，不肯離步。傍晚時分，祖

父領全聖事，安然去世；可憐的伯斯該多從此便成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了！

第二天，老祖父被葬在本村的小墳地裡，送葬的只有他的孫兒、安太太和那隻黑狗。伯斯該多在墳上流了許多熱淚，安太太放上一個花圈和一個木十字架，黑狗也不停的哀叫。這天，小孩子只是默默地坐在黑狗的身邊，經旁人力勸，方纔勉強食了少許東西。翌日早上，他便向醫生和安太太告別，感謝他們照顧和埋葬他祖父的種種恩典。安太太很詫異地問他道：

『怎麼？你爲什麼要離開我們呢？你這樣年輕的孩子，隻身到那裡去呀？』

伯斯該多也抬起披著捲髮的頭，眼淚汪汪地望着安太太答道：

『我去遊歷各村，和我的黑狗莫羅一齊賣技過活，等到我爸爸回來時，便有房子住了，我還能上學讀書呢！』

醫生聽了非常感動，伸毛放在他的肩上，給他說：『現在不要想別的事，就在這裏和我們一齊住着，我們決不會令你受飢寒的，別的事後來再商議罷。』說罷，飲了咖啡，告別母親，便出門探病人去了。

安太太的眼裏流出兩行淚珠，把孩子拉到自己身邊，很慈藹地撫摸他的頭，她早已知道孩子的父親再也不會回來了。伯斯該多是孤兒，舉目無親，又是這麼年輕，她着實憐惜他。

原來醫生在老祖父的衣袋裏找到伯斯該多父親的家書和別的字條，他仔細念了一遍，便明瞭箇中的可痛的歷史：孩子的父親到亞

爾巴尼亞去打仗的時候，他的母親生了一場大病，把所有的小家產，連他們的房屋都變賣了；可是醫藥無效，終於一病不起，歸天去了。後來他的父親又遠渡大西洋到美洲去，想賺些錢回來買房屋，置些產業，重整家庭。不幸，不久以後，一封從意大利駐美領事寫給他的祖父的信，報告他父親的死訊，老祖父忍淚吞聲，給伯斯該多隱過了這個凶訊，只說後來有一日父親要回來的。

在醫生家中，已過了幾個星期，伯斯該多也漸漸改除了粗俗的態度，顯出靈敏活潑的天資，而且非常聽命。

安太太把醫生穿過的舊衣修改過，給他穿上，帶了一條白領帶，着了一雙新鞋子；好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，身材挺直，皮膚被太陽晒成褐色，烏黑有光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眶裏，頭髮長得有點波紋

，儼然一個斯文可愛的孩子。安太太實在愛護他，每想到不久要離開他，便發生一陣難過的感情。

還有那女僕瑪大肋納，也不肯讓伯斯該多獨自離去。她服侍安太太已經三十年多，親眼看見醫生出世，長大和成人，現在她已是鶴髮高年的老婆婆了；她時常得到伯斯該多的幫助，汲水啦、澆花啦、喂馬啦、掃馬棚啦、真個省力不少。

伯斯該多也時常思量，以爲這樣過渡安逸的生活是不能久遠的，他原本在外奔走多年，臥的是草堆，吃的是硬麵飽和從三家四戶湊集攏來的殘羹賸飯；現在却睡在溫軟的床上，吃呢，和瑪大肋納在廚房裏同桌，吃現成的飯菜。好像一位富家少爺。六天裏勤力工作，到了主日上，便往聖山裏去給他的祖父供些鮮花。有一件事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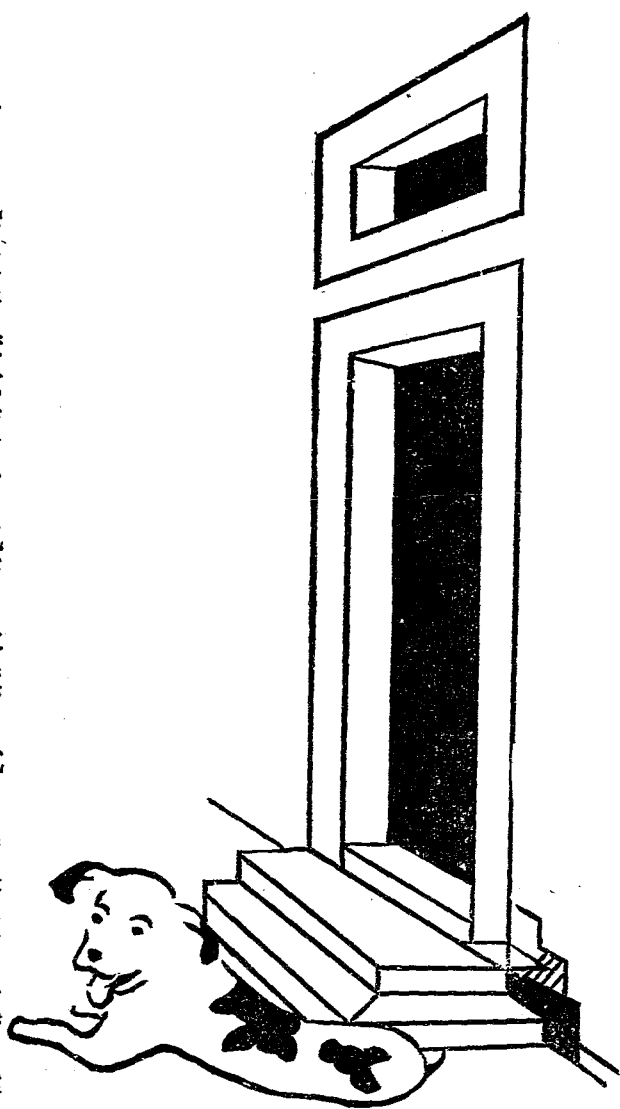
常常放心不下，每天晚上，走進寢室裏時，四週看了一看，愁思便滾上來，想着從前怎樣奔走勞碌，現在却怎樣優悠自在，捫心自問，將來究竟怎樣呢？這樣的生活可到幾時呢？醫生怎樣判斷我的行為呢？倘使有一日，恐怕就是明天，我該當再度從前的生活，還能忍得饑寒困苦嗎？還能當得那些沒良心的人的凌辱和咒罵嗎？……

……想到這裏，便嗚咽涕泣，滿肚愁情，往往不能自慰；便跪在地上把祖父教給他的經文熱心地祈禱後，方才上床就寢。

莫羅呢？牠却成爲一個守門將軍，很勤勉盡牠的本份。牠所拖的小車子和裝着的全副玩具，放在柴房裏沒人理會它。

光陰荏苒，暑天過去了，秋季開學的時候到了。伯斯該多要想讀書，却不敢給他的恩人發表志願，倒是醫生提起這事來。一天晚

上，問他願意讀書不願意？他滿口答應，說自己很願意上學，醫生聽了很快樂，安太太也覺得希奇。他們看見孩子的好志向，便讓他



日間去上學，晚間由醫生親自助他溫習功課。好孩子讀書非常用功，有恆心，到了年終大考時，竟獲初小四年級第一名。安太太愈加愛他，看他如同自己親生的兒子。因此他更努力，以期不負這麼大的恩惠。

七月已經過去了，正當八月初旬，同村的人都說：方丹納伯爵的全家快要到本村來了。

方伯爵原來是本村的村長；他的家屬不是每年來的，他却不時到村裡來，維持村人公益。

方伯爵的夫人愛良諾蘭已經兩年沒有來了。今年夏天，她和她的女兒琪才蘭要來逗留幾個月，他們的家人先來整理屋宇，安排一切，預備迎接主人。

一天早上，來了兩輛汽車，方伯爵、愛夫人、琪小姐、伴着伯爵夫人的未蘭羅撒夫人、和琪小姐的女教師納麗女士，同乘在第一輛；方伯爵的老僕人尼各老管家；其餘的女僕和那個常被琪小姐輕慢的小家僮若望趁第二輛。

村中的紳士貴人在一小時前，都已羣集在方伯爵的宅前等候，汽車到了大門，個個都上前握手請安，方伯爵答禮後，便問醫生道：『醫生，我們的伯斯該多呢？』

醫生正欲回答時，愛夫人插口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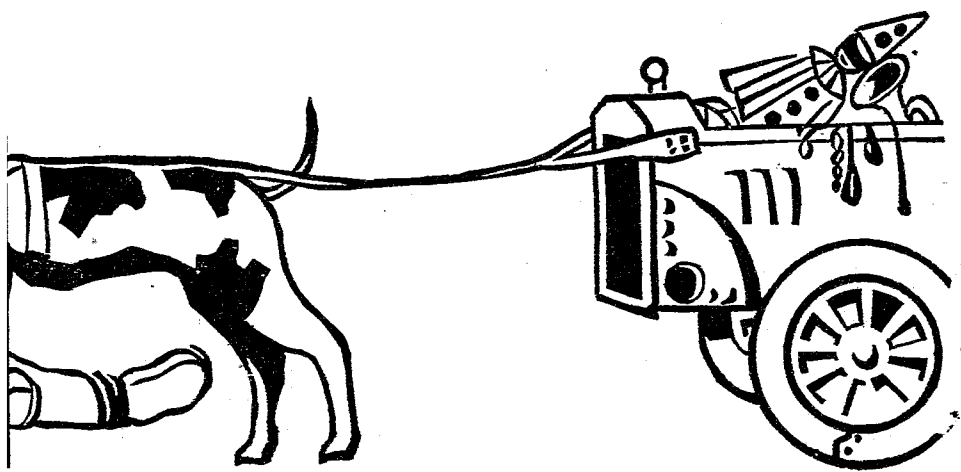
『噯，給我認識一下這個伯斯該多罷！我的方伯爵已經給我說了好幾次，說他是一個怎樣怎樣好的孩子，我盼望來看看他。』

琪小姐接着說：

『喂，我想叫他做把戲、翻跟斗，醫生今天可喚他來嗎？』

醫生不大高興別人這樣戲弄他，又想說明他現在不是弄把戲的了，但恐有拂方伯爵的意，只好含糊答應了，心裏實在不欲難爲伯斯該多。所以回家後，並不說起這事，打定主意不把他帶到方伯爵的家裏去。

誰知那天下午，小若望奉命來喚伯斯該多說，琪小姐要他帶



了一切玩把戲的傢伙同去。醫生
出去看病人，安太太不知底蘊，
她以為醫生忘了告訴他，但她很
不願意她那愛如己子的伯斯該多
受這樣的羞辱。她以為醫生已和
方伯爵說定了，所以便喚伯斯該
多過來，給他說明這事
。他聽了，立刻滿面通
紅，很憂心地向安
太太看了一眼，只
好應



允，拏了鐵環和繩子，喚他的莫羅同往。那黑狗一聽小主人呼聲，急切跑過來；一見牠的小主人拏着先前所用的傢伙，便放下尾巴，垂頭喪氣地望着他，好像向他問：『做什麼？難道快樂的生活完了，要離開這裏，去度從前的生活嗎？』

伯斯該多跟着小若望走，談起話來，因此他知道小若望是從很遠的中美瑪爾的尼加島來的，是一個無靠的孤兒，因為他父母死在地震的災難之中。小若望又說起怎樣到方伯爵家服侍琪小姐，她是怎樣難奉侍的，她的脾氣是怎樣不好的，在她手下不容易過活的，……幸虧未蘭羅撒不時安慰他，贈他一些禮物，常常看顧他；愛太太也是良善的，不過太慈悲，太順從她的獨女，溺愛這位全家的寶寶。說着已到了方宅，琪小姐早已等候在平台上，怪他們走得這

樣慢，罵了幾句，便憤憤地坐下來，用手一招，命他開始玩把戲。

伯斯該多預備了一切應用的東西，才欲開始表演，琪小姐厲聲止住他道：

『怎麼？就穿了這樣的衣服嗎？真是糊塗的江湖客，快去穿短衫來！』

伯斯該多的面色由灰白轉成火紅，好像吃了一頓巴掌一般，勉強說明他從前的短衣，現在不配身材了。後來納麗女士叫他表演，他聽命了，但因為許久沒有練習，一切舉動很覺吃力。到了叫莫羅時，牠却臥在地上，只是哀叫，不肯聽從，性情燥暴的琪才蘭忍耐不住了，喊若望拿她平時打家狗的鞭子來，跑到莫羅身邊，舉鞭亂打，罵道：

『可惡的畜牲，我來教你聽……』



那狗猛然跳起來，撲到她的身上；若非伯斯該多連忙捉住牠，不免要咬傷這個冒失的女孩子。

琪小姐大吃一驚，待心神稍定後，指着莫羅對伯斯該多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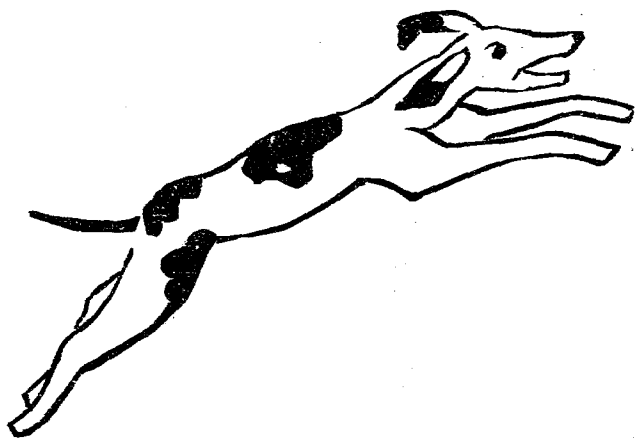
『這隻可惡的畜牲，我要請爸爸殺了牠，現在把牠拉出去罷，然後回來繼續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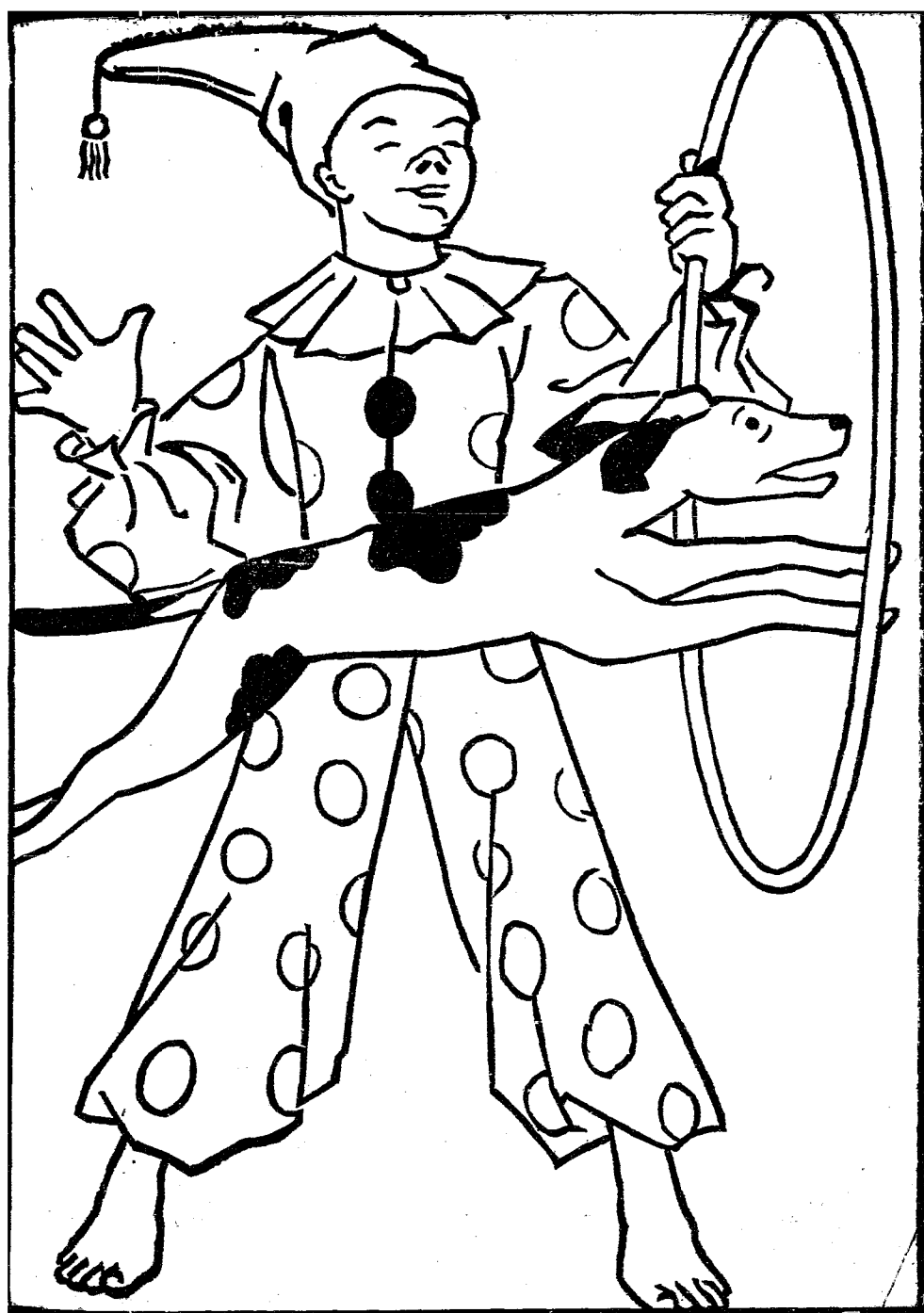
的把戲。』

說了，便教若望拿茶來給她和納麗女士喝。

伯斯該多收拾了一切傢伙，縛了莫羅，箭直出去。回到家裡，安太太早已在門口等着他，便一五一十告訴了她，說到莫羅將被殺死，便放聲大哭，竟忘了小姐要他回去再做的命令。安太太婉言撫慰他，給他飲一杯酒，振振精神。

那時醫生回來了，聞知這事後，





勃然大怒，深恨那兇狠的小姐；給伯斯該多說，這是他最後一次玩把戲了。一面教瑪大肋納拿傢伙都付之一炬，至於莫羅呢，一定不讓牠受什麼損傷。

正在說話時，小若望又來喊伯斯該多了；說小姐非常焦急，要他馬上就去。醫生命若望回去轉告小姐說，伯斯該多有病，醫生自己要來向她道歉。果然，後來醫生親自到方宅去，給愛夫人說明他不歡喜，同時很決定地，說他從此以後，總不許那孩子再玩把戲。

那天晚上，伯斯該多果然身體發熱，臥病在牀；方宅的琪小姐却非常惱恨了。

×

×

×

從那時起，方宅就和醫生家人不和睦了。愛夫人冷眼看待醫生，遇到安太太時，只點一點頭；琪小姐常怒目對醫生和安太太，尤其是伯斯該多，她好幾次或間接或直接，或高聲或低聲的用惡語罵那孩子。女教師也和她一般的心腸，每次遇着醫生家人，她的惡眼好像電光似的要閃殺他們。只有方伯爵和未蘭夫人照常招呼醫生，常常回答伯斯該多的敬禮，有時還和他談話問好。

幸而夏天過了，晚上也轉秋涼，來此避暑的婦女們都已穿了絨衫，男人也披輕暖大衣，許多人家回居城裏，有的還在這裏等候收穫葡萄，大半在十月上旬本村主保瞻禮慶典之後，都要回居城中，方丹、納伯爵的家人，是跟着這最後的一批的。

十月四日到了，這是本村的主保慶典，由那慶典的前日起，村

中已十二分的熱鬧，街中排滿攤頭，糖果餅乾，兒童玩具，應有盡有；廣大的場上已搭起公共跳舞場，兒童比賽台，賽拳場；只有一個角是空的，在這空角裏攔開一個小圓場，預備玩把戲。村裏的婦女，個個都穿上新衣服，少年們還穿起光亮的皮鞋，短衫扣眼中插着一朵花。

伯斯該多東張西望的走了一遍，便停在把戲場前，注目看着。忽然邊傍有人高聲喊道：『今晚開始玩把戲，哈哈……』

接着就聽見琪才蘭帶着譏誚的聲音說：

『真的，吓！真是無禮的江湖客，我虧他有面皮在這裏獻醜，搶我們把戲家的生意，納麗先生，我想一定有人來禁止他們哩。』
伯斯該多聽了，立刻嚇得臉都變了色。醫生看見，就把他拉到

身邊，給他說道：『你在這裏做什麼，跟我來罷！今晚如果你要看，我同你一齊來。』

到了晚上，場中人山人海，個個興高彩烈，音樂呀、跳舞呀、鐘聲呀、琴聲呀、把戲家的號筒聲呀、醉漢的狂歌聲呀、鬧個天翻地覆。伯斯該多跟着醫生，留心着兩個小孩子的本領，後面便是小若望和方宅的家人。

忽然一陣混亂叫喊的聲音驚動了全場的觀眾。只見一陣濃煙夾着火星，從方宅窗口噴出來，尼各老從火門裏跑出來，喊叫救命。方宅失火了，琪才蘭和納麗正在一間小房裏，他們一覺失火便跑出來，但是剛剛到了門口，一陣黑煙把他們逼得向後轉。

這樣，兩人就給閉在那小房裏了；女教師大叫救命，大風更由

窗口吹入，火勢愈猛。伯爵和夫人前天出門探望夫人妹妹的病去了，家人又都在外面看熱鬧，只有老僕尼各老在家中打瞌睡；一知失火，連便忙拚命跑出去喊救，老腿又跑不快，那時已經燃燒了約二十分鐘，未蘭夫人在離羣衆很遠的房子裏，一點也不發覺，納麗和琪才蘭却早已昏倒在煙火的窗邊，不省人事了。

衆人都跑到方宅去，但是沒有一個人胆敢入那火窖裏救人。有的走到扶梯上卒被火勢嚇退，醫生奮勇上去，但是他不熟悉裏面的門徑，只得敗興下來，大家都澆水拿梯；但水既不多，梯又太短，人又不知在何處，正在面面相覷，計無所出時，忽然未蘭夫人從黑煙裏飛奔出來，原來她過了多時方知失火，便披了一幅厚毡，拚命冒火逃出來，因過度受驚，就仆倒在地不省人事。

她奔出來時，不住的用手指着一個窗口，表示裏面有人。但是那窗很高，怎好上去呢？大家沒法。忽見一個少年，推開衆人，跑到屋邊，把一條粗繩縛上一個鐵鈎，輪起鐵鈎拋入那窗口裏，然後拉着繩子，抽身上去，旁人都驚奇着，有的高聲喊道：那個糊塗蟲是誰呀？爲什麼要跑上去？難道他也願燒死不成？

醫生正在看顧未蘭羅撒，沒有理會到這回事。後來未蘭羅撒甦醒，便轉向失火房子望去，猛聽得有人喊道：『看呀，看呀，快點幫助他罷，他已將琪小姐救出來了！』他瞥見伯斯該多大顯奇能，一手挾住琪才蘭，一手拉住粗繩子，慢慢溜下來，直到扶梯把她放下了；又再爬上去，跳進充滿煙火的房間裏救出納麗女士；可是他自己身上的衣服也着了火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只有十四歲的少年，

他會這麼勇敢的，醫生讓旁人看顧這兩位從九死一生裡救出來的女人，自己却火速跑到他的孩子那裡，用大衣蓋住他，撲滅他身上的火，箭直抱他回家去，安太太連忙跑來，只見孩子焦頭爛額，不省人事的昏在牀上，衣服頭髮都燒得不像樣了，醫生詳細考察孩子，知道沒有死的危險後；就給母親說道：『媽媽，這確是一位小英雄，請妳好好照料他，我現在要趕去救治方宅的女人哩。』

方宅的火直待大鎮上的消防隊到來，才得撲滅，但是損失的數目已是很大。

過了一天，方伯爵和夫人回來之時，看見房子被燒了，她的愛女和納麗女士寄宿於安太太家裡，醫生的房間已變作臨時醫院了，醫生自己要這樣的，因為可以較方便的療治這幾個被火燒傷的人，

安太太看護他們，煞像一位仁慈的媽媽。

伯斯該多首先痊癒了，面部和手部的傷，也恢復原狀了，頭髮漸漸也長成了，和從前一樣的捲曲光滑可愛。

納麗女士却受傷較重，雖然痊癒了，但是面上留着傷痕，最不幸的，要算琪才蘭了，她週身被火燒傷，一時難愈，而且她的頭皮燒得太厲害了，連頭髮的根都燒壞了，再也不能長出頭髮來，所以只好忍耐着戴上一個假髮。

她的身體遭了這次患難，精神倒大起變化，因為她在病中曾開始默想自己的地位是怎樣的可憐。她從前含恨憎惡的人，現在是怎樣的愛護她，想到這裡，不能不動了知恩的情愫，感激她從前所凌辱過的那個伯斯該多了，於是她的性情，完全改換了，從此之後，

再沒有人說她是驕傲的女孩子，因為她現在是一位極有禮貌而且謙遜的女孩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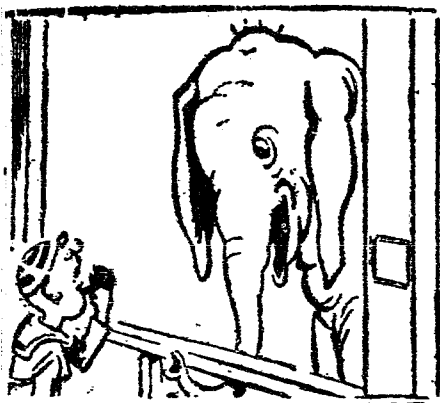
伯爵夫人也改換了主意，不像從前那樣冷眼相看，反而更加親善的對待醫生的家人，方伯爵更是不消說了，他自願的扶助伯斯該多，維持他求學的費用。

琪才蘭離別醫生時，緊緊的和伯斯該多握手，感謝他救命之恩，贈他一件珍貴的紀念品表示自己知恩的熱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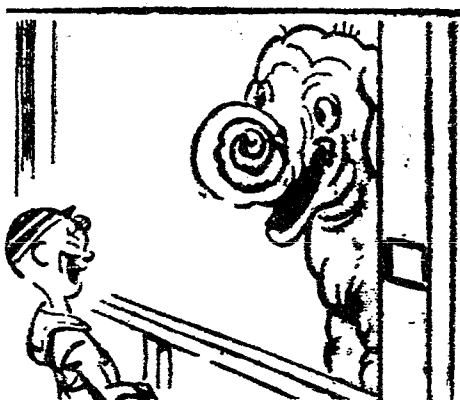
伯斯該多從此繼續他的學業，努力讀書，使自己將來能够在社會上自立，設法報答他的大恩人。後來知道他父親的噩耗，深爲哀痛，但他深信他的父親和母親及他的祖父，在天享福，在天主台前，作他主保的，常常看顧和護佑他的。

漫畫 小孩和大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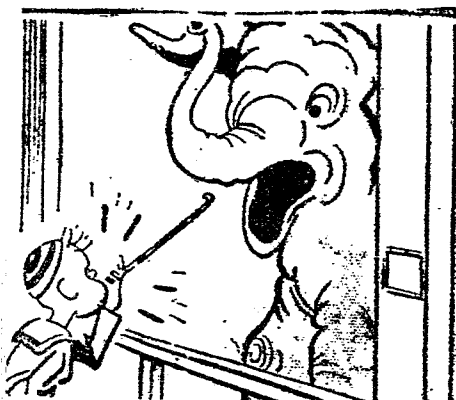
(以其技還諸其人之身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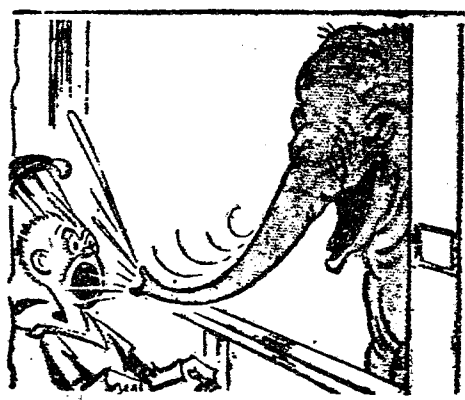
㊟ 小寶買了一件新玩兒，
走到動物園戲弄大象。



㊟ 「哈哈！你也懂得嗎？」



㊟ 「再來這一套」。



㊟ 「哎喲！」小寶的帽子也
給大象的鼻噴起了！

種 四 第 書 叢 童 兒

小 賣 技 者

PARVUS PRESTIGIATOR

版 再 日 一 月 五 年 八 十 國 民 華 中

究 必 印 翻 ★ 有 所 權 版

天	順	葉	:	者	作
運	熊	盛	:	者	編 主
明	冠	蘇	:	者	編 主
館 書 印 幼 慈 門 澳	:	者	刷 印		
館 書 印 幼 慈	:	所 行 發			

號 三 巷 下 樓 商 門 澳

(規 十 : 查 對 校 對 本)

購 訂 埠 外
費 郵 收 免

角 三 本 每 售 零
元 三 (冊 二 十) 年 全

1533386

D 4-20002

0
編(主) 熊 盛

書 叢 童 兒

本叢書適合一般小學中高年級兒童閱讀。材料包括各國童話、小說、寓言、生理、自然、歷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及其他常見事物等常識，世界名著撮述、名人傳記、勵志故事、笑話、讀書指導、遊藝等。每月出版一冊。封面用彩色圖案。文字力求淺顯，使兒童閱讀時不致發生困難；插圖力求豐富，以引起兒童閱讀的興味。且定價低廉，每本僅售三角，確為不可多得的兒童良好讀物。